

多少风物烟雨中



北京的古迹与风俗

洪烛 /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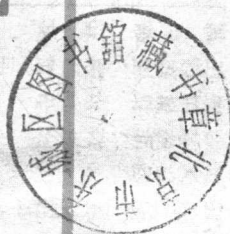


012Z0317727

多少风物烟雨中

北京的古迹与风俗

洪烛 /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R3626 / 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少风物烟雨中——北京的古迹与风俗/洪烛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4
(解读北京)
ISBN 7-80678-341-5

I. 多... II. 洪... III. ①名胜古迹—简介—北京市
②风俗习惯—简介—北京市 IV. ①K928.701②K89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6215 号

多少风物烟雨中——北京的古迹与风俗

著 者 洪 烛
出版策划 张旭辉 张 弘
责任编辑 邹荣华
装帧设计 张志全
技术编辑 吴 放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
开 本 889×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印 数 0001—4200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8-341-5/I·25

定 价 18.00 元

月光照耀北京城 / 代序

北京的城墙虽然都拆除了，我依然按老习惯把它叫做北京城。仿佛不这样就不足以突出其特征：它既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城市（政治文化中心），同时又是在民族历史中占据极重要地位的古老的城池。或者说，它既现代又古典，既豪放又婉约，既古老又年轻。我热爱的北京城哟！

北京的老城墙都拆除了，只剩下几座孤零零的城门楼子，在一片钢筋水泥的新型建筑中守望遥远的风景。它们就像被剪除了羽翼的稀世之鸟，在人们的视野中是飞不起来的；那忧郁的神情注定属于历史的回眸。幸好前门楼还在（想到老北京，我脑海里首先浮现出饱经沧桑的大前门），小时候我常从某种老牌香烟商标画上瞻仰它的容颜。大前门——老北京表情丰富的面孔，最富于象征意味的标志。夸张点说，城墙的历史几乎就是北京的年龄。根据房山区琉璃河乡董家林村燕都故址的考古成果以及专家们的共识，文物部门正式宣布公元前1045年（即《史记》所载武王伐纣那一年）为北京建城之始。三千年以前，原始的北京城就建立了，并砌起它最初的城墙。想起来真让人感慨——哦，三千岁的北京城。今天晚上，三十岁的我，要给三千岁的北京城唱一支情歌。我

很喜欢来北京流浪的巴蜀诗人李亚伟的一篇旧作《月光照耀四川省》，和亚伟在长安街上喝酒时我告诉他：那首诗的内容我记不清了，唯独这标题总忘不掉——某一天我要借用过来写一篇散文。朋友们公认亚伟的诗有太白之风——他一向是拎着酒瓶（现代化的酒葫芦）上路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行吟诗人的酒葫芦，酌满月光。我姑且把今夜的情歌，命名为《月光照耀北京城》。在我的感觉中，阳光象征着白昼与现实，而月光则是属于记忆的，它揭示的是那些在暗夜中掩盖的事物。红星照耀中国，月光照耀我的北京城。北京上空的月亮，与图腾的华表、蟠踞着九条大龙的回音壁、祈祷江山社稷的五色土、残缺的城门楼子同在，照耀着四合院与胡同地带，照耀着城南旧事，也照耀着徘徊在历史长廊的行人。今夜，我是月光下最年轻的一个夜行人。一个诗歌的守望者和城市的哨兵。“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岁月蹉跎，只剩下遍地月光和磨损的秦砖汉瓦，甚至，连完整的城墙都拆除了。岁月的老诗人，瘪着一张掉光了牙齿的嘴巴，喃喃自语。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利于作为首都的北京发展，决定拆掉大城墙和城门楼，只保留东南角楼和南面前门、北面德胜门的城楼——当然，紫禁城则受到严格保护。建筑学家梁思成认为仅保留紫禁城是不够的：“苏联斯摩棱斯克有周长为7公里的城墙，人称‘俄国的项链’，二次大战时毁于战火，全苏联人民献出爱心来修复了它。北京的城墙不能仅仅叫做‘中国的项链’，而应该是‘世界的项链’。它是我们民族的珍宝，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文物。我们已经继承了这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现在怎么能够毁坏它呢？”支持拆墙派则认为：这些城墙是封建帝国的防御工事，在新时代已经毫无用处，还妨碍交通并限制城市的发展，但

它拆除了则可用于建造房屋或成为铺设马路的砖头的来源。因此拒绝了梁思成的建议（即不破坏门楼和城墙的整体性，在每座城门两边打开一个车辆出入通道，这样交通堵塞问题可得到缓解和控制）。在以后的二十年中，城墙整个被毁。护城河不见了，城市的扩展甚至消除了一度享有盛名的元、明、清三代首都城墙的轮廓……（引自《梁思成与林徽因》）北京的城墙都拆除了，我依然按老习惯把它叫做北京城。但每喊一声，都一阵心疼——北京城啊北京城！

元朝的城墙是土垒的。北京有几处元大都城墙遗址，不像城墙，不见砖瓦，顶多算一道土垒的堤坝。残存的城垣上已改种柳树了。芳草萋萋的斜坡上有幽会的恋人们长期践踏出的羊肠小路。恋人们总喜欢钻树林，躲避别人的眼光。恋人们约会所选择的地点，在一座城市里，常常是最僻静的地方，或者叫被遗忘的角落——它被生活遗弃了，却唯独未被爱情遗忘。这是古城墙的幸运抑或不幸呢？

翻老照片，明代的城墙是最华丽的。我还拿它与西安、南京等古都比较过，莫不如此。这应该归功于朱元璋的政治信条：“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朝是一个擅长修城墙的朝代，缺乏创造的工匠式朝代。有人说，明朝修了一百多年的长城，照样没能挡住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明修长城清修庙”，清朝继承了明朝的遗产（包括富贵堂皇的大城墙），不再担心外虏侵袭，高枕无忧，城墙在他们眼中没有实用价值，只是傲慢的贵族生活的装饰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清一代，没有修过长城，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一代又一代的老北京居民，在城墙下生老病死，熟视无睹。他们从未把朝夕相处的城墙，当成一道风景。然而在今天，它可真

是价值连城、不可再现的风景了。安定门、西直门、朝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广渠门、永定门……北京的地名中依然有那么多门，而大多名存实亡，我们再也找不到那形貌各异的城门楼子，取而代之的是高速公路、地铁车站、红绿灯、斑马线和立体交叉桥。北京的城门哟。我们这一辈人，对北京的大多数城门楼以及城墙，已经没有福气亲眼目睹了。下一代人更是如此。或许有一天，人们会对城墙毫无印象。在他们的感觉中，北京城这个旧式概念是空洞的。空洞无物。他们只知道北京，却不知城为何物，如此推演、如此想象下去是很可怕的。

可是对于我却不一样。每想起北京城，我就热泪盈眶。我对它的城门、城墙乃至一砖一瓦都是有感情的。这是一种诗人（而非历史学者、政治家、武士、小市民、工匠、建筑师）的感情。据说诗人顾城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极其怀念故乡北京的风物人情，特意用北京各城门的名称作为小标题，写了一部长诗，总题就叫做《城》。他是能够理解北京城这个概念——何其博大、温馨、古朴且富于包容性。在他的回忆中，月光照耀北京城，照耀千里之外的北京城，照耀纸张与文字，照耀一纸之隔的北京城。月光照耀，照耀你也照耀我，照耀在郊区写诗的一张沉思的脸。这整整照耀三千年的月光！在回忆的月光中，被推翻了的城墙重新浮现，像时间之手在搭积木。城门可能推倒，墙壁可能拆除，甚至砖瓦都可能腐烂，唯独月光是不朽的。照耀秦砖汉瓦，照耀唐诗宋词，照耀着古人也照耀着今人，照耀草莽英雄也照耀芸芸众生……北京的城墙都拆除了，我依然按老习惯把它叫做北京城。每喊一声，就一阵心疼——北京城啊，我所热爱的北京城！

目录

月光照耀北京城／代序 一

上篇

勒马长城 三

登幽州台歌 一三

什刹海畔万宁桥 一九

钟鼓楼 二四

景山作证 二九

抚摸紫禁城 三四

社稷坛与太庙 四一

天坛与地坛 四八

国子监 五三

寻找圆明园 五六

大前门 七六

卧佛寺寻梦 八三

王府井 八七

东交民巷 九二

西山不见使人愁 九四

塔 九九

颐和园的画廊 一〇五

下篇

北京的滋味 一一一

平民精神 一一七

皇城根 一二三

大宅门 一二六

多少寺庙烟雨 中 一二九

老字号 一三六

茶馆 一四四

京剧之光 一四九

旗袍飘扬 一五三

花木满京华 一六〇

鸟人 一六五

取暖的方式 一七〇

坟 一七三

北京话 一七六

风与沙尘暴 一七九

京派与海派 一八四

阳光灿烂的大院 一八八

粥铺 一九一

饽饽铺 一九五

大白菜文化 一九八

饮食 二〇三

冰糖葫芦 二〇六

寻找北京菜 二〇九

天安门传 二一三

上

篇

勒马长城

三

驱车出北京城，沿东北方向，过顺义，再过怀柔，直抵密云县境内。我们原计划攀登燕山山脉的最高峰雾灵山（海拔两千多米），按道理应该在太师屯的叉路口右拐，可惜当时风沙大作，没遇见指路的牧童，就顺大道直行了。后来才知道，这条气度不凡的大道是去承德的——清代的皇帝们就是由此取道避暑山庄围猎的吧？

直到与崇山峻岭间的一座关隘狭路相逢，司机才猛然刹住车：原来走错路了！窄窄的山谷，像安了一把锁——固若金汤的城关上书写着“古北口”三个红字。由于年代久远，斑驳的城楼似乎已与两边的山冈融为一体，显得天衣无缝。南来北往的客运或货运车辆，只能排着长队井然有序地从锁眼般的门洞里穿过——这简直是一道控制着车水马龙的闸门。再往前行，无疑就是塞外了。司机懊恼不已，我却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歪打正着地撞见了大名鼎鼎的古北口。因为不期而遇的效果，古北口在我眼中更像是天外飞来的关卡——或者说如同一个沉重的幻影。我特意要求下车走走，仿佛为了验证它的铜墙铁壁是真的还是假的——不会像梦一样被我的手指捅破吧？

虽然已是4月了，可由于面临塞外，这里的风依然像刀子一样凛冽（不是剪刀而是镰刀）。仰望周围山脊上蜿蜒的长城，似乎也被冻得鼻青脸肿，拼命地缩着脖子。其中有一段一段倾颓了的，仿佛已被旷古的风当作巧克力给吞噬了。长城啊，这中国最古老、最大的破落户，一直在风霜雨雪中苟延残喘。而古北口这一段，估计自明亡以来再未修复过。大约1691年前后，镇守古北口的总兵叫蔡元，由于他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而向朝廷“请行修筑”。康熙皇帝予以拒绝：“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康熙几乎每年都要离开紫禁城去木兰围场秋狩，一生计有48次之多，每次经过古北口，都会目睹长城的尴尬——而从未加以同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代的皇帝们已习惯了将长城视为自己的俘虏，视为戴着镣铐跳舞的阶下囚。怎么会顾得上给它剃须修面呢？他们的全部精力都用来庆祝自己抑或自己的家族的胜利了。

从康熙的话里面透露的有恃无恐，必然在其子孙身上遗传，到最后发展为夜郎自大了——譬如乾隆接见前来建立邦交的英国使团，还以为这是远在重洋的岛国经数万里之程输诚纳贡呢，他的回信标题为《赐英吉利国王敕书》，有一种当干爹的感觉。大清帝国对外患缺乏警惕，疏于防守——由其对待长城的态度可见一斑。难怪甲午战争前夕，北洋水师的舰炮居然成了晾衣竿，而敌人由此细节察觉到这所谓的“海上长城”的腐朽与不堪一击。果然，一战之下，樯櫓灰飞烟灭，黄海成了大清帝国的赤壁——水上的滑

铁卢。不管对待陆疆还是海疆，清朝的皇帝们头脑中都毫无长城的概念——并坚决否定其必要性。最后终将自食苦果：被坚船利炮撞开的国门，比瘫痪的长城还要脆弱，还要无奈……而这些都是废弃了长城的康熙所预料不到的。

帝国的衰败与狼狈，同样躲不过长城的眼睛。1860年，咸丰把偌大的北京城丢给英法联军，带着慈禧去热河避难——古北口自然是必经之路。古北口啊古北口，怎么也想不到：连皇帝都会逃亡！历史开了这样一个玩笑：当年皇太极率领清军入关时何其威风，可他的子孙却在长城的注视下扮演逃兵的角色——而化为灰烬的圆明园，就是咸丰跑丢了鞋子。

在我心目中，秦始皇是个泥瓦匠，首创了长城。而到了明朝，又把这门祖传的手艺给发扬光大了。朱元璋主张“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他的后代也一直热衷于土木工程。“明修长城清修庙”，明朝是长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从隆庆元年（1567年）开始，调集了数十万士卒和民工，在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今昌平区西）两千多里的拱卫帝都的防线上，对原有的边墙（明初大将徐达所筑）进行翻修改建，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年）才竣工。

北京以北的边墙，是名将修筑的名城——先是徐达，继而是戚继光。徐达是把元顺帝驱逐出北京的大明开国元勋；至于戚继光，无论早期在东南沿海，还是后来调防北方边陲，都仿佛是长城的影子。可惜，在这段重修的长城完工之后不久，戚继光也死了。我在心理上把戚继光视为这段明代长城的守护神。当然，大明最后的没落，绝非哪个人或哪段长城所能挽救的。戚继光绝对不会相信：他至死都在苦心经营的长城，若干年之后，居然会成为一道在东方提前出现了的“马其诺防线”，成为一个经不住推敲

的神话。下一个王朝的皇帝，会将它视为儒夫的积木、儿童的玩具。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大明的开始与结局：虽然元顺帝出居庸关逃走了，被赶回漠北，可弹指一挥间，另一个游牧民族又从山海关打进来了。这就是长城的光荣与悲哀。

当郊游的车辆在古北口关前急刹车时，你猜坐在车中的我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张明敏唱过的一句歌词：“勒马长城，勒不住我思念情深……”歌名已记不清了，好像还唱到“黄沙荡荡”呀什么的。是的，我也在勒马长城。勒马长城似乎比勒马悬崖还要惊险、还要刺激。因为你将同时面临金戈铁马的历史，和腥风血雨的往事。面临国破山河在，和城春草木深（下意识地成为杜甫的替身）；面临大漠孤烟直，和长河落日圆——面临怎么也读不完的古边塞诗。

勒马长城，你就能与霍去病、李广、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乃至杨靖宇重逢。

勒马长城，你看见了秦时明月汉时关，看见了金木水火土、唐宋元明清，看见了芦苇荡和青纱帐，看见了鸡毛信和红樱枪，看见了悲欢离合、阴晴圆缺……

勒马长城，你的手在颤抖，你的心也在颤抖。而长城本身，就是一根更为强劲的缰绳——民族的缰绳。和风拔河，和黑暗拔河，和灾难拔河。只要稍有疏忽，历史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狂奔，无数生灵遭受铁蹄的蹂躏……因为长城的缘故，古老的中国更像是一个忍辱负重的纤夫，肩膀上被勒出一道道的血印。

长城啊，露天的军事博物馆，良心的试金石，无字的纪念碑，停摆的钟——指针永远指向昨天。一个民族漫长的回忆录。

今天，我也像许多消失的英雄一样，在长城前勒马，在长城

下放牧。

车往回开，继续寻找去雾灵山的路。雾灵山屹立于北京市密云县与河北省的交界处。清代圣祖仁皇帝曾赋诗《晓发古北口望雾灵山》：“流吹凌晨发，长旗出塞分。运峰犹见月，古木半笼云。地迥疏人迹，山回簇马群。观风当夏景，涧草自含薰。”只是如今的雾灵山已作为一自然保护的森林公园。

俗话说靠山吃山，曹家路村沾了雾灵山的光，靠旅游经济发展起来了。农民们纷纷把自家的四合院改造成民俗旅馆，供远道而来的游客食宿。我们几个人有幸在烧得滚烫的大炕上过了一夜，连梦都散发出烤玉米的香味。

第二天早起，在村子周围逛了一圈，发现不少处古长城的遗迹。有时一抬头，看见迎面的山头上孤零零地耸立着一座穹窿顶的敌楼，像戴着一顶威风凛凛的帽子。由于绵延的城墙湮没了，这悬崖上的楼便显得尤其突兀——让人猜测当年战士是怎么爬上去的（不会是天兵天将吧？）。其实这并不奇怪。长城在密云全县左盘右屈，沿线共有敌楼、战台666座，几乎扼守了所有的交通要冲和险要山头。只可惜，由于修路、盖房子，大段大段城墙被拆毁了，或者留下醒目的路口。我多次目睹农民家的屋脊后面露出半截城墙的横切面，抑或在墙根下盖起的猪圈——长城就这样被糟蹋着。好在它早已宠辱皆忘。

向村民打听，才知道曹家路原本是长城一道关隘的名称。那时候关隘的里侧一般都筑有用于屯兵养马、聚草存粮、驻扎后援部队的戍堡——也就逐渐形成了后来的曹家路村。村子的外围原本有城墙环卫的，解放后拆掉了。有路牌的村口，原本是城门的位置。可见曹家路村的前身是戍边的兵营，说不清从何时起转为

民用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相当一部分土著居民是明清时边防军人的后裔。了解到这点之后，我果然察觉路遇的村民眉宇间都不乏英武之气——哪怕是一个拎着铲子拾粪的羊倌。

历代的长城，也养活了不少人啊。沿着长城的藤蔓，像果子一样，产生了大大小小的村落。曹家路村，在我眼中是一个香喷喷的大南瓜。我居然在这大南瓜里美美地睡了一觉，连梦中流的涎水都是甜丝丝的。

勒马长城，枕戈待旦抑或解甲归田，是两种不同的诗意。这也构成了战争与和平的区别。在曹家路村，我看见了战争与和平的分水岭：一边是烽火楼台的长城，一边是炊烟袅袅的民居。跟早已成为旅游热点的居庸关、司马台相比，古北口更富有一种沧桑的美。这恐怕因为它缺乏修缮、多有残损，看上去像是历史的孤儿或弃妇，蓬头垢面。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古北口一带的长城是不收门票的，如同尚未被圈养起来的野生动物，有时候突然冒出来，吓你一跳——眨眼又找不见了。而居庸关呀什么的，已被驯化为撩拨游客雅兴的宠物，有点假，有点做作，让人怀疑是精心搭设的电影布景。

当然，我并不是说居庸关有什么不好，我说的是气氛——因为人流如织，快变成露天的大杂院了。至于居庸关本身，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所谓的居庸关，纵深四十里，俗称关沟——在我眼中就像是群山夹峙间的一条漫长的胡同。古北口倚托着燕山山脉，居庸关则属于太行山系——是其八条自然通道之一。自南口（又叫夏口或下口）入山，北口就是八达岭。共有四重关隘：南口关城、居庸关长城、上关关城、北门锁钥关城。早在《后汉书》里就有记载：建武十五年（公元49年）徙雁门、代、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

庸关以东。《唐书》里也提及幽州昌平西北三十五里有纳欣关（即居庸关）。它很久以前就已是一座明星式的关城：《淮南子》称之为天下九塞之一，《金史》也把中都的居庸与秦之淆函、蜀之剑门相提并论，形容其险峻。至于今天，则把居庸关的八达岭树立为北京长城的表率，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已主要指爬八达岭。于是八达岭长城带有“劳模”的意味，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游人吭哧吭哧地爬呀爬，为了到山顶满足一番虚荣心。我真担心：总有一天长城会被爬塌的。好在它也受到最舍不得本钱的维修——我不知道八达岭的城砖有多少块是旧有的，又有多少块是后来添加的。既然存此疑虑，我索性将其视为赝品。

居庸关几度成为历史的休止符：金兵是从这里打进来的，元兵是从这里打进来的（后来也是由这里退场的），李自成是从这里打进来的……破关之后，北京城自然也像核桃仁一样暴露出来了，任人取舍。但也不能完全责怪居庸关的失职，专门有人为其辩护：“此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恐怕正因为受此害影响，康熙才把长城视为无关痛痒的赘肉。

在居庸关通往北京城的途中，有一尊李自成快马加鞭的纪念塑像。他正如探囊取物般直奔紫禁城的太和殿而去，渴望在龙椅上歇歇脚。可是他为什么忽然勒住了马，永远地停留在过程之中——成为一尊令人慨叹不已的雕塑。打江山很容易，坐江山很难，于是像李闯王这样的英雄人物，也只能勒马长城了——也只能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每逢看见这尊铜像，我总要想恨铁不成钢：李闯王，你为什么偏偏要在冲刺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候，勒住了自己的马？你为什么不更上一层楼，一览众山小？或许，不是你勒马，而是你本身被一根看不见的缰绳给勒住了，你被小农意识所制约。这就是历史：差一点点火候都不行！